

落花難從數

水中流月誰能留... 夢裏花落無從數... 飄然而去不是我的夢... 是一個真實的你... 孤燈孤影不是我的願... 是一條無悔的路... 走過天涯看不見路的盡頭... 空留千語要如何向風傾訴... 心不怕痛神不怕傷

劉天擎 作于 2006年11月25日

怕的是眼太苦... 苦海孤舟無歸處... 星月迷航兩化霧... 走也難留也不是... 任那清淚灑花露... 才明白再回首... 落花不是無從數... 而是難從數

“新的一天 更多的美元”

作者: 曉月

平時都說,“新的一天,新的開始。”這開始有很多種,休閒的開始,娛樂的開始,勞作的開始,愁苦的開始,痛不欲生的開始和驚喜無比的開始。對我這個常常找故事、聽故事的人來說,新的一天,就意味着新故事的開始。對大多數上班族來說,新的一天更意味著新的工作的開始,新的壓力的開始。

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相對其它行業更加繁忙,競爭也更加激烈。在這樣

的地方,新的一天就更意味著繁忙的開始、壓力的開始。

一天,一位老外同事抱著一大摞檔案從我身邊走過,打招呼地說了一句:“新的一天,更多的美元。”

這不經意的一句話,卻突然讓我心情開朗。沒錯,在外工作,新的一天不更意味著新的進帳嗎?在美國,金錢似乎永遠被擺在了最為顯要的位置,中國人含蓄內斂的性格即使到了國外大多也難以改變,談起被老外看成最

重要的金錢的時候,很多人依然羞羞答答,難以啓口。可這位老外同事的一句畫龍點睛的隨意的話,卻反映了他們直接而向上的人生觀。這種對事物的看法,直擊現實又充滿陽光。“新的一天,更多的美元”。實惠而讓人有幹勁的語言。真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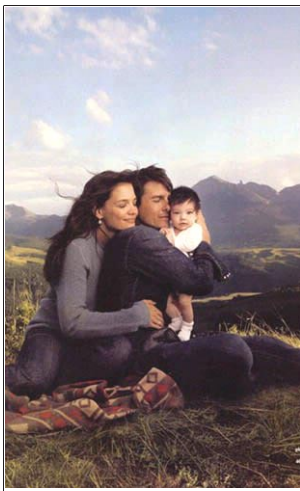


幾年前,我在一本書上讀到,即使在你40歲的時候,仍然會對從某個房間走過的某個人一見鍾情。

幾年後,我參加了一個年輕人的生日聚會。就我而言,這是空蕩房間的同義詞。但是當我看着房間地板時,一個溫柔的男中音從我的頭頂傳過來。我抬起頭,在金黃色的捲髮下面我看到了一雙淡藍色的眼睛和一張和藹坦率的臉,我的心開始飛快跳動起來。我來自莫斯科,他來自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我們持有同樣的政治觀點,我們都認為下雪是令人感到欣喜的時刻。我們敬畏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我們經常談論圖書,都認為巴赫和莫扎特是天才。簡而言之,我們相互有了好感。

婚後發生的第一次衝突是因為食物。我的新婚丈夫喜歡中國菜,不願意吃俄羅斯風味的飯菜。後來,我發現他喜歡背着包徒步旅行,而我願意享受美國新家中的舒適。他想去觀察野鳥的生活習性,但我是在棲息着麻雀和鴿子的城市中長大的,因此根本不明白白鳥有什么好看的。他總是願意表達自己的幸福並毫無恐懼地盤算着未來。我生長在古老的俄羅斯傳統中,每當他談到樂觀的事情時,我總是充滿懷疑。然後我們出現了交流問題:我用直率的俄羅斯方式要求得到幫助“把那東西給我拿過來!”他說我是“在命令他幹這幹那”。在他看來,我應該說“你是否願意幫我把那東西拿過來?”簡而言之,我們非常非常不同,如果我們的婚姻要繼續下去的話,某些現狀必須要改變。

我們開始編制一個我們都喜歡的菜單。



婚姻之道

作者: 賈慶文 編譯

羅宋湯這個俄羅斯烹飪王冠上的明珠被剔除了。酸菜炖肉和俄國水餃保留下來。大豆沙司被允許放在廚房中,但要少用。我們一致認為假期應該去州立和國立公園宿營。然後我從圖書館帶回家幾本關於觀察野鳥生活和有關夢想的書。幾個月後,我一個帳篷中醒來——寒冷、僵硬,心中充滿了自我憐憫,發瘋地對朋友抱怨說,“你相信嗎?在那個野營地沒有淋浴,到處張貼着小心熊的告示,我們只好將食物鎖在熊進不去的箱子中!”

看着安寧入睡的丈夫,我穿上夾克,離開了帳篷。夜色依然漆黑,遠處動物的嚎叫聲更增加了神秘氣氛。沒有月亮,但無數顆星星在湖邊野營地的上空發出微弱的光,對面是朦朧山脈的黑色輪廓。萬籟俱寂,我心醉

於夜色的美麗,我迷失在它無垠的寧靜中。“難以置信!對吧?”丈夫說,他突然出現在我身後。“是的,的確如此,”我邊說邊斜靠在他身上,在他溫暖的懷抱中我找到了一種安全感。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多的星星!” “我很高興你喜歡星星,”他說。“很高興我們能夠一起在這裏。”

一晃幾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存在着差異。但我們已經能夠一起去種樹,我也知道了許多在我們後院中的鳥兒的名字。如果你問我對托爾斯泰那著名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論斷有何評價時,哦,我還不知道這句至理名言呢,但我確實知道了幸福並不是兩個人一定要志同道合。

他們都是周圍我熟悉的鄉親。善良的黑臉,熱切的目光,一群人由衷的關愛,驅散了我內心的恐懼。

“孩子,你睡吧!這一夜我們不走了。”一位大爺說。他們在牆根靠下了鋤頭,坐着,蹲着,吸着旱煙,大聲地呱白……我漸漸地睡着了。直到天亮,他們才打起鋤頭離開。

臨近黃昏,鄉親們又來了,他們用鋤頭在石板上撞擊出鏗鏘的聲響,好像在告訴我:孩子,別怕,有我們在!誰也傷不了你!

從此,每天夜里,圍繞這屋子的前後,會約定似地響起來來回回的脚步聲,鋤頭的叮噠聲。腳步聲斷斷續續響一整夜,他們不是要趕路或者侍弄莊稼,而是要用說話聲給我驅趕恐懼,要用聲音告訴我:我們都在窗外!

自此以後我開始相信聲音也是有溫度的,它能把一種至深的溫暖傳遞給那些處在孤獨和恐懼中的人們。(佚名)

聲音的溫度

那年,一場變故悄悄潛入我家。先是母親生病住院,體質本就羸弱的父親,因為焦慮過度,也隨即病倒,父母雙雙住進了醫院。

太陽從西邊落山,恐懼卻從我的心頭升起,那年我才十三歲。山村的夜色中,黑黢黢的遠山像一副剪紙陰森地貼在窗戶的玻璃上,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妹妹。山中的狼群,一聲接一聲淒厲地哀嚎,常常將我和妹妹從夢中驚醒。

我們住在一所山村學校,叫喊聲未必能讓遠處的人家聽見。忽然,我想起了口哨——母親上體育課時用的口哨。鼓起胸腔,我拼命地讓全部的氣流吹出儘可能最大的聲響。漸漸地,我聽見了家門前由遠及近嘈雜的脚步聲,大聲說話的聲音。窗外交織着手電筒的光亮。我聽見了鄉親們喊我的名字。開了門,一群人扛着鋤頭站在我家門前,



作者常書偵

在我的故鄉,鄉親們家里短缺了什么東西,往往不是去村子里的供銷社,而是步行七八里路,去萬歲鎮趕集。

趕集,一年下來,就數臘月的年集紅火熱鬧了。尤其是到了年根兒,小商小販在集日的頭天晚上就佔好了擺攤的地兒。佔地兒不用人整夜守着,而是在那里放一塊舊磚頭或破瓦片,這塊地兒明天就屬於你了。保證沒人和你爭和你搶,這就是淳樸的鄉風。

一大早兒,通往萬歲鎮的條條土路上人流不斷,如涓涓細流匯入集市人的海洋。離集市還有一里多地,就聽到了集市的喧鬧聲。在鎮子的外圍,是爆竹市場、牲口市場和傢具市場。把爆竹市場安排在鎮子外圍,是出于安全考慮,萬一試放爆竹不慎引起炸市,便於人群疏散;把牲口市場安排在外圍,是免於集市上人畜混雜,踩了人;而把傢具市場設在集市邊緣,則是便於購買者搬運,如果設在鎮子中央,既便買了傢具,在潮水般的人流中,你根本無法搬得出來。

在鎮子口兒,迎面的是飯場兒。因為趕年集的人大多趕的是整集,到了下半晌才回家,午飯都是在集市上吃。在這里,各種風味的小吃應有盡有,整個飯場兒熱氣騰騰,香氣撲鼻,吆喝聲不斷。有的老者趕集不為買年貨,只是為了到集市的飯場兒吃上一頓自己最喜歡的羊雜湯。

再往鎮子里走,就進入集市的中心部位了。六條街道分別是布匹服裝鞋帽市場、農產品市場、年畫春聯市場、燈籠香燭市場、蔬菜肉類市場、調料糖果市場。你要是進入了集市的中心,就會身不由己。滿街筒子的人如潮水一般,涌來涌去,你只能隨波逐流。和你作伴的人立馬就被擠散了。凡進入集市中心部位的人,大多是青壯年。有趕年集經驗的人,會在人潮中架起胳膊,因為這樣不容易被擠倒。萬一被擠倒了就麻煩了,甚至會有生命危險。臨近中午時分,集市上的氣氛便達到了白熱化程度,似開了鍋一般。平日只能容納一、二百人的街道,現在可能擠了上千人。年輕人就是圖的這個擠勁,一年到頭,也只有臘月的年集才會這樣擁擠。在人群中,他們的腳被踩疼了,鞋被擠丟了,甚至把剛買的年貨也擠壞了。當從里邊擠出來,象一條漏網的魚兒粗粗地喘着氣。這趕年集,擠年集,還真有幾分驚心動魄呢。

來購買年貨的莊稼人身上都帶足了票子,但一貫以勤儉持家為榮的他們,在花錢上很謹慎,只是比平日稍微大方了些。然而,他們在每一個購貨細節上都不肯含糊,任你說的天花亂墜,他們認為沒有實用價值而且又

不是過年必備的東西,是絕對不肯鬆手花錢的。就是買貨,也必定是在貨比三家之後。他們會和小商小販不爭不吵不急不慢地砍着價錢,用汗珠子摔八瓣掙來的錢去買合心? 強攞哪裏酥? 胖權讓?

鄉人們來趕年集,除了購買年貨外,還希望在集市上遇到一年甚至幾年沒有見過面的老熟人或老朋友。如果遇上了,就會很熱情地打着招呼,站到路旁叙叙舊,問一問對方今年過的咋樣,明年有什么好打算。尤其是老姊妹見了面,就會找個人不擠的地方好好地嘮上個把鐘點,把心事、家事互相倒一倒。這麼一倒,就把心頭積存了一年的煩惱倒掉了,只剩下歡喜來過年。壯年漢子們勞作了一年,趕年集除了給妻兒老小置辦年貨外,更想放鬆一下自己。只要遇上老同學老戰友,找個小酒館進去,就着花生米、豬頭肉,喝着苞谷燒,嘴上就沒有了遮攔,如果白白胖胖的老闆娘來上菜,就會變着法子讓她笑罵幾句,方纔覺得痛快。

趕年集的路上最悠閑的是老者,幾個人在路上一邊走一邊有一句沒一句地扯着閑篇兒。他們把長杆旱煙袋插在脖領里,煙荷包便在胸前晃來晃去。走累了,隨便找個地兒坐下來抽袋煙。到了集市上,他們不往人多的地方擠,只是盯緊了賣糖瓜和小玩藝的,這是要送

給小孫子的禮物。另外,就是尋找剃頭挑子,讓那位和自己年歲相當的剃頭匠來剃頭。他或者他坐在很老式的木凳上,合上眼,讓剃頭匠手中鋒利的剃刀在自己的頭上、下巴上,甚至眼皮上、鼻樑上走來走去。在他們看來,只有剃,才會剃去頭上的火氣。剃了頭,幾個老者又悠悠哉哉地去鎮子外邊的土岸子上看搭了檯子唱的椰子戲,真是好福氣。

年集上最快樂的要屬小玩童了,他們除了要吃好的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爆竹市場。在那里買各種各樣的花炮,二起腳啦、起火啦、鑽天猴啦、草鞭啦,都要買上。過年放花炮,是這些“鼻涕蟲兒”最開心的事情。

雖是臘月大集,很快就要過年了,但仍有人歇不下心來。他們來到牛市,把攢了一年的錢買頭牛牽回去。這不,牛買上了,還要把牛牽到釘掌師傅那里,讓他們給牛釘上鐵掌,等閃過了年,就該耕牛遍地走了。

到了後半晌,趕年集的人便開始陸續往回走。他們手里提著,肩上扛著年貨,結著伴兒,一路歡聲笑語,沉浸在年味越來越濃的歡樂里。

趕完了年集,盼了一年的年,便邁著貓步,帶著喜慶,帶著吉祥,帶著祝福,款款地向他們走來。



趕年集

遠東紀念公園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 LTD 8592 Darrow Rd,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Office: 3030 Superior Ave Room #104, Cleveland OH 44114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大小壽地,各式墓碑,普通式和豪華式,如果需要詳細資料,請打電話: 玲玲:330-819-0277 穴位從\$950起,開幕期間有各種優惠,請勿錯過良機!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

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 編輯部 社長/主編: 浦瑛 總編輯: 劉元華 版面/網頁編輯: 程里賓 移民法律顧問: 黃唯 撰稿人: 劉以棟 劉天擎 曉月 哥倫布責任編輯: 陳青杰

